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九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1504/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九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1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0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二九八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廣文選六十卷(二)

〔明〕劉節編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十六年陳憲刻本

..... 一

文苑春秋四卷

〔明〕崔銑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十七年刻本

..... 三九三

重訂成仁遺稿七卷

〔明〕舒芬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正德十五年新安書林余氏刻本

..... 五七三

金石古文十四卷

明楊慎輯

首都圖書館藏清乾隆綿州李氏萬卷樓刻函海本

..... 七七八

廣文選六十卷(二)

〔明〕劉節編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十六年陳憲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廣文選六

十卷》提要

廣文選卷第二十七

疏三廣

救陳湯疏

谷永 四首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并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淩由是言之戰克之料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念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偏倚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逆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揚四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阮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况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史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言黑龍見疏

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

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土不變政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悟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錫堯之臣得盡所聞於前不懼於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衆賢不遠千里輻輳陳忠群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元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群惡沈湎於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

原是漢書

於天四方之通逆多罪是崇是長是信是使詩云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泰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一者陛下燕而有之臣請畧陳其效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言婦人不得與事也詩曰懿厥悲婦為巢為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藏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于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亂阱榜笞瘡於炮烙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逮治正更多

繁無辜掠立迫恐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生入死川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非既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尊絕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儔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容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群小相隨為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沈湎嫖娼相殺無別閑免道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安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改作昌陵反天地之

原是漢書

性因下為高積上為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繇役重增賦歛徵發如雨役百乾谿背疑驪山靡散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又廣肝營美發人家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樞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屢降饑饉仍臻流散死食餓死於道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抄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已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遭或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為

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之德昭然遠邇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蕩滌邪辟之惡志厲精致政專心反道絕群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詔除悉罷此言私奴車馬矯誦出之具克已復禮毋貳微行出以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既之意抑損椒房一威寵毋聽後宮之請調除掖庭之亂獄去炮烙以戢佞邪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一目寢初段之作止諸緒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一力保節取採困乏之人以弭遠方厲崇忠直放退殘賊無復一久尸厚祿以次實行固執無違夙

論微臣憂國疏

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為太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銳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絕命墮首身膏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忘之臣番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三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

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畢力導職養經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寢以屍達誠汲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于省闈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烝民不能相一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一諸侯是以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一不私一姓明天下通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恩恩及行葦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章蕃滋符瑞並降以昭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溺淫婦言是徵誅逐仁賢離逃骨肉羣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郁上天震怒災異屢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泉踊出妖孽並見彗星耀光飢饉荐臻百姓短折萬物夭傷終不改寤惡治憂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夫去惡尊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則賢有脩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沙三七之節紀遭无妄之卦

運直百六之災厄三難異科雜焉同為建始元年以來
二十載間群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
記久不舉除重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
會四月丁酉四方衆星白晝赤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
乘三難之際會畜衆多之災異因之以飢饉接之以不
曉彗星極異也上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饑饉之後兵
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內則爲深宮後
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固街巷
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微舒崔杼之亂外則爲諸夏
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
戒諸夏舉以火角爲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
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于
上可不致謹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預陛下正君臣之義
無使與群小縱橫燕飲中黃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
酌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
遠驕妬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
之心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
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
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卹興於
百姓困而賦歛重發於下慈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
小貞吉大貞凶傳曰饑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
訟辭曰關動壯飛辟爲無道臣爲非厥外亂臣謀篡王

者遭衰難之世有饑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
姓困貧無以其永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
去焉故壯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今
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五十
有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麥百姓失業流散郡守關
大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
自潤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其終終於民心布怨
趨禍之道也其狀始爲此發古者稅不窮賦災
屢至損限凶年不賦聖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
服抹之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臣願陛下勿許加
賦之奏益減太官導官中御府均官堂官廩犧用度止
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流
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內流民志所欲之以救其急
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恤孤寡問民所苦
勞二千石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經元元之心防塞
太姦之隙諸夏之亂度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爲善而
不可與爲惡下主可與爲惡而不可與爲善陛下天然
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難
深畏大異定心爲善捐忘邪志毋貳情愆厲精致政至
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
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群小不肯爲耳

論神怪疏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造神興輿登遐倒景覓觀縣圖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惑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然若將可過求之盪盪如係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聖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長弘欲以鬼神之神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郤秦師而丘垤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

虞夏書卷之

八

毋令姦人有以親朝者

訟馮奉世疏

漢杜欽子曼

前沙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候便宜發兵誅沙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發匈奴奴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此罪則鄧支薄量敵則沙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於邊境安施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無常則節趨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成功白著為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非聖王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

虞夏書卷之

九

論治河疏

漢賈讓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執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汗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

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
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之
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
遊溢將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
室宇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
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陋者
大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
出至西山山頂地自東向東南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
又內山界中其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
以民民今趙魏本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
故大隄亦復數重民昔居其間從黎陽北蓋魏界故大
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昔前世所排也河從
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
使西北抵黎陽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
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
里間河東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東徙冀
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
薄大山東薄金隄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艱者將曰
昔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家業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
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鑿龍門伊闕析底柱破碣石
墮斷天地之性此邇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

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
之下以業所徙之民導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
處其房而不相干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
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
策昔邙山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
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
產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
十八里至淇水口廼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
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
尺壞黎陽南郭門人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
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東
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執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
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
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
餘歲適下隄足由是言其地卑矣恐議者疑河大川
難制策陽漕渠是以丁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
據堅地作石隄執必完安冀州首善當叩此水門治
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
其西因山足高也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
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石利
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淤潤
上徹民則病濕氣木皆立枯國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

斂食此三害也若有導軌則墮國下隰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新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廼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擇賢疏

漢王嘉公仲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爲擇臣之命卿以輔之乃是國也累世尊卑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

廣文選卷十七

十三

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爲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爲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爲京兆尹有罪當免黜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寬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爲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一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

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恃其微過增加成舉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縱遣使者賜金櫛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詔書之字迺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臣記善忘過容畜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爲臣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且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遂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盤屋令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才能者甚少宜豫蓄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

乞立虎符疏

漢杜詩公君

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令會取爲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敬持威重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僞無由知覺以爲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

以絕其萌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其符以制趙國若無如
姬之說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
諫征魚陽疏 漢伏湛上

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於
群臣加占著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
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
衝以伐崇庸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侯時而
勅故參分天下而有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
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擅鄉制五枝降銅馬破赤眉誅
郤奉之屬不為無功今京師空虛資用不足未能服近
而先事邊外且魚陽之地逼接北狄點虜困迫必求其

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為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
兵將至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
糧艱阻今充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化
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賦微薄安平之時尚
資內郡況今荒耗足先圖而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
難四方疑惟百姓怨懼誠臣之所惑也復願遠覽文王
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愚誠采
其所長擇之聖慮以中止為憂念

乞立左傳博士疏 漢陳元長孫
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藝諺雜真偽錯亂每
臨朝日輒延群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授孔子而

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
已盡之群下也今論者沈溺所習蔽守舊聞固執虛言
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為異
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同
衆好故下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況於竹帛餘
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
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
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新學
小文嫖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擬為巨謬遺脫纖微指為
大尤抉瑕適屬彙掩其私美所謂小辨破言小言破道
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為經故不置博士後主

所宜因襲臣愚以為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
庚不當遷于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
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
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
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為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
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
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
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為巧眩移目師
曠不為新聲易耳方今于戈少弭戎事略暇留思聖藝
眷顧儒雅採孔子拜下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白
黑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泐汰學者之累惑使基

世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璽

論時政所宜疏

漢桓譚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賢明則
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補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
過事人有國之責其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
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
爲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
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

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
不語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
前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
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
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
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
才逐而龜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
前事也口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
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可矣夫張官置吏以
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
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讐子孫相報後忿

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穢穢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
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
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跡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
其相傷加常二等不得雇山雇山言出錢雇人於山伐木贖罪如此
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
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爲吏此所以抑并
兼長廉恥也今富商人賈多放田貨中矣子弟爲之保
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效
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
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賊界告者如此則專役一
已不敢以貨與人軍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脩則穀
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
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
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
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
下知方而獄無怨酷矣

言信誠辭賞疏

臣前獻書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復陳愚夫策謀
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
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
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
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

才伎數之人曾益圖畫矯稱識記以欺惑貪邪誣誤人主焉可不仰遠之哉臣謹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而乃欲聽納識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一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聖意屏群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冑之臣今聖朝興復祖統為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謹伏觀陛下用立諸所降下既無重賞以相恩惠又厚厚奪其財物是以兵長渠率帥各生狐疑黨不絕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莫知與之為取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主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克如此則能以狹為廣以遲為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

定宗廟昭穆疏

漢張純伯仁

陛下興於匹庶湯祿天下誅桀暴亂興繼祖宗竊以經義所紀人事衆心雖實同創革而名為中興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元帝以來宗廟奉祠高皇帝為受命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武皇帝為世宗皆如舊制又立親廟四世推南頓君以上盡於春陵節侯禮為人後者則為之子既事太宗則降其私親今祫禘高廟陳序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廟尊不合禮意設不遵王莽而國嗣無寄推求宗室以陛下繼統者安得復顧

親違禮制乎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為父立廟獨群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採其義

為祭遵請謚疏

漢范升 辨

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昔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著錄勲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諱其爵邑世無絕嗣冊書鐵券傳於無窮斯誠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廢而復興絕而復續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漢道褒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潁陽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為之感傷遠迎河南側

唐書卷之七

九

但之慟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德之厚者也陵遲已來久矣及至陛下復興斯禮群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滌陽西拒隴蜀先登抵上深取維陽衆兵既退獨守衝難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所得賞賜輒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產兄午以遵無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誠牒車載喪薄葬洛陽問以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遵為將軍取士皆用

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祖豆可爲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謚爵以殊尊卑謚以明善惡臣愚以爲宜因遵臺論叙衆功詳案謚法以禮成之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爲後嗣法

乞優答北單于疏

班彪

臣聞孝宣皇帝勃遣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疆以相欺誑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爲懼愈多然

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報答之辭今必有適今立尊卑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支自相警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南向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掃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

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日月照皆爲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皆誅罰善惡之數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金繡雜繒五百匹方韃纈九一久四發遣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竿瑟空侯調音皆收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爲務竿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肅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

諫起陵邑疏

東平王蒼

伏聞當爲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願謂道路之言疑不審實近今從官古霸問溫陽主疾使還乃知詔書已下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觀始終之令勤勤懇懇以葬制爲言故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實行至於自所管創尤爲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爲盛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疆秦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豈況築郭邑建都郭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勦掘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古山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丘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稽

之時宜則違人求之吉凶復未見其禍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思然懼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實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惟蒙哀覽

請兵疏

渾班超 仲升

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真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致命絕域度幾張騫奔身瞻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輯諸戎況臣乘大漢之威而無銳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

唐文選卷第七

主二

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大小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為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統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

實未便僵仆日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勲祖廟布大喜於天下

唐文選卷第七

疏五

五經章句取士疏

漢徐防 謝卿

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勵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評論議論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即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違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寢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世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

弭災數事疏

郎顗

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脩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伏惟陛下躬日昃之聽溫三省之勤思過念咎務消祗悔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快

殺奢必於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修禮遵約蓋惟上興華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脂政本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潤其本者末潤天地之道其猶鼓籥以聲為德自近及遠者也伏見往年以來關陵數災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薄利茲謂無澤厥災鮮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並作燒若至自垣繕理西苑修後太學宮殿官府多所攝飾昔盤庚遷燕去奢即儉後后卑宮盡力致美又魯人為長府閔子曰仍舊章何必改作臣愚以為諸所繕修事可省減崇節實人賤賄寡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

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為仁為儉而不降福者哉上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亂也又曰欲德不用厥黑常陰夫賢者化之本也雲有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冰既解釋遠復疑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達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頒立秋順氣行罰臣伏察飛候參察衆政以為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禁戒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見環繞軒轅